



开心老太 (图片与内文无关)

楼上的严姥姥从乡下进城，在儿子家住了一阵后，对城里稀奇古怪的事既不明白，也颇为看不惯，时常爱发表一些纯属个人的观点和看法，为此闹了不少笑话：

一、某日，一家商场在圣诞节

前为推销造势，举办“接吻大赛”。严姥姥不解，问孙女：“什么叫接吻大赛？”孙女很开放，大方地对姥姥说：“就是男女当众亲嘴呗！看哪一对亲得时间长，大奖就归谁。”姥姥一听，腿都吓软了，撇着嘴评论道：

人物写真

刘卫

严姥姥的“脱口秀”

“啧啧啧，现在这城里人就是厚脸皮！亲个嘴生怕别人不知道。我们那时候相亲，别说亲嘴，就是和对象拉拉手脸都红得像虾子，商场这样搞，是教人学坏嘛！”

二、乡下的侄儿见姥姥住在大城市，打电话托她在电信市场上买个便宜的手机。姥姥问了孙女后，才知道这手机就是孙女胸前挂的那个“小电话”。姥姥怕上当，拉着孙女去电信商场，看中了一款后，问售货小姐多少钱。当被告知要2500块时，姥姥睁大眼睛，生气地说：“姑娘，做生意要讲良心，宰人也要看是谁！我儿子说了，他卧房那个大电话只要80块，你们这么小的电话，咋这么贵？孙女，走！我们再转转，我就不信买不到个又便宜又好看的小电话。”

三、上个周末，儿子带严姥姥逛公园，她又看到稀奇事了。见一大帮工人在马路上施工，忙问儿子

他们在修什么。儿子告诉她，工人们铺轻轨，改善城里的交通紧张状况。严姥姥耳背，又问儿子工人在搞啥。儿子说：“他们在铺轻轨。”严姥姥听后，摇头叹气道：“这城里就是怪！这‘请鬼’在我们乡下早百年前就停了。没想到，城里的干部还这么讲迷信，光天化日下‘请鬼’除邪还搞得这么正规。”

四、我们这里有所艺术学院。夏天，她在楼下乘凉时，看见一群穿着怪异的学生们在街上走来走去。一天，一对中年夫妻带着女儿上学报到，恰好问到严姥姥，艺术学院咋走。严姥姥热心地介绍道：“你们问艺术学院？好找！你只要看到那些染黄头发、扎着小辫子、穿着露肚脐眼短褂、身上有大小兜兜马甲的年轻人，都是艺院的学生。跟着他们走，眨个眼的功夫就到了。”

晚年生活

看见它觉得格外亲

他爱他的行军壶，他离不开他的行军壶，他要是一天看不到他的行军壶，心里就很不安。他每天都要看看它摸摸它擦擦它，这是他当农民4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的生活习惯。

黄南说，当年他虽是普通一兵，可他曾从北国走到东海走到西域走到南疆，这个行军壶跟随他转战东西南北，纵横数万里。

在东北乌苏里江边的密林里，气温已降到零下20多度。连队接到上级命令，雪地露营。战士们在冬夜里便垒雪作墙、铺枝为床，展开被褥睡觉。这样能不把人冻成冰棍儿？聪慧的战士们想出了很多取暖御寒的好方法，如背靠背取暖、打老通御寒……黄南发明了“土暖气”——把灌满热水的行军壶放在被窝里，搂抱着睡觉。被窝外风雪肆虐，被窝里暖气融融。这方法很快在战友中间传开了，为雪地露营立下了功劳。

在西南云贵高原的崇山里，气温已升至40多度。连队接到上级命令，山中潜伏。战士们在烈日下便荷枪实弹、整装出发，悄悄潜伏在岩石嶙峋的岩缝里。第三天，天地仍像个大蒸笼，只有黄南还剩半壶水。他把水壶向战友们传去。可当水壶又传回他手中的时候，壶里仍是半壶水，他流下了热泪。后来还是在连长的命令下，战友们才润润干裂的嘴唇。

行军壶啊，无言的好战友！黄南复员回到豫东故乡，也把灌过五湖四海水的行军壶——无言的好战友带回了故乡。

从军营到农村，岗位的变换只是阵地的转移。40多年风霜雨雪，黄南在农村黄土地上挥汗奋战，耕耘、播种、收获……渴了拧开壶盖喝口水像马达加了油充了电，累了看看行军壶摸摸行军壶擦擦行军壶浑身顿增新的力量。

那天，黄南开着拖拉机到县城卖西瓜，时值炎夏，西瓜很贵，卖得又快，中午时分一大车西瓜就卖完了，换了整整一大提包钱。他口干舌燥，便拿起行军壶咕咚咕咚喝起来。有个黄毛小青年哈哈嘲笑他，这个老头，真抠门，连瓶纯净水也不舍得喝。他大眼一瞪，吼道，你知道个屁！小青年吓得逃也似的跑了。

沉思着，黄南老人说，看见行军壶，就想起了一句话：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。（王天瑞）

亲情故事

刘增宝

多少钱能买一个妈

我姥姥今年93，五代同堂，算得上是高寿了。

去年春节，全家人都在，姥姥叹道：“人老了，耳聋眼花背驼，什么也不能做了，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！”

70岁的舅舅接过话茬：“那您说得可不对，我们多少钱能买一个妈呀？”说得姥姥张着没牙的嘴呵呵直乐，说得我眼含泪花。

是啊，说得多好！亲情纵有价，试问多少钱能买一个疼你爱你的老妈？俗话说：家有一老是一宝。正因为有这一“老”，才使远在天边的儿女逢年过节，不管有钱没钱，都要回家过年。这一老才是“家”的核心啊。如果这一老没了，家还叫家吗？

前不久，有一位好友深夜里给我打电话，言语间极其悲切，原来他的父亲刚故去。他说父亲临终前，见儿女们都来了很是高兴，一下子说了很多话。可是，我们几个怕他累着，劝他好好休息，不要再说了。父亲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“好吧，不说了，你们都很忙”。说到这里，好友哽咽了。说这才意识到父亲的晚年很寂寞，而我们哥几个都很忙，忙着过自己

的日子，忙着奔自己的前程，却忽略了天天一个人待在家里的老父亲，甚至一年里连陪他说过的话都屈指可数。

我无语，亦能理解好友心底里无尽的悲伤和遗憾。

仿佛眨眼间，一个傍着母亲身边的小女孩，变成了一个天天嘱咐着孙子的老奶奶；时间的布幔一掀，上一秒，你还是爸爸的儿子，下一秒，你就成了儿子的爸爸……人人都会有一个由青春变老的结局，也许你还没有与青春闹够，双鬓已下了白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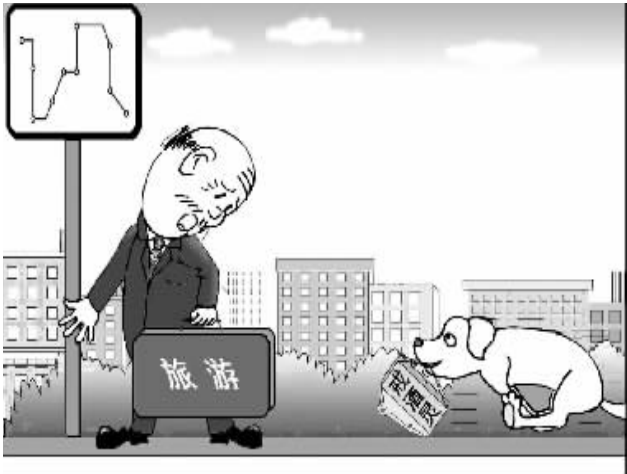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趁着还有人叫你小名，趁着你叫“爸妈”还有人应，赶快把你该做的一切做完，不要给自己留太多的遗憾。

如果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那种与亲人阴阳相隔的悲哀与遗憾，将是一种多么揪心的痛！它让活着的人长久地寻求着已逝之人的谅解。

又到年终岁尾，老人老一岁，我们也长一岁。回到家，多抽点时间陪陪父母吧，父母上了年纪，离开了工作，离开了社会，把儿女当作惟一的寄托，那天下做儿女的就该记着：尽孝要趁早。

漫画园地

朱天明



老伴发的急件

两代之间

刘万军

母亲的生日

一大早，母亲就问我：“今天几号了？”我刚答过，母亲又问：“那阴历呢？”我哑然，平时我很少注意阴历。中午吃饭，母亲又问我：“今天阴历是多少？”我奇怪地看了母亲一眼：“不是早上才问过吗，妈，您怎么了？”母亲忙说：“没什么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”

下午，我陪妻子去买菜。母亲说：“今天我们吃米粉吧。”我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和妻子出门。买好菜，却不见有卖米粉的。妻子说：“看样子今天买不到米粉了，我们改天再吃吧。”我想米粉又不是啥稀罕物，吃的时候多着呢，就和妻子回家了。

做饭时，母亲没看见米粉，就问我米粉放哪了。我说：“今天我们去晚了，没买到米粉，改天再吃吧。”母亲迟疑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吃啥都一样，要不我们包饺子吧。”我和母亲择菜，母亲突然失口

说：“想吃米粉，是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。”我一听，急忙说：“妈，您怎么不早说呢？”母亲的话，妻子也听到了，她二话不说，穿上棉衣就要出去买米粉。母亲急忙拦住她：“别去了，外面那么冷，饺子我也很喜欢吃……”在母亲的坚持下，妻子只好说：“妈，那我们就包饺子吧，明天我一定给你炒米粉吃。”母亲笑着答应下了。

吃过饺子，母亲像往常一样，坐在沙发上逗孙子玩。看着满头银发的母亲，我心里一阵难过。

夜深了，我躺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记得小时候，母亲常说“娘的心在儿女上，儿女的心在石头上”。难道真是这样吗？要不，为什么母亲能记住那么多儿孙的生日，而我们做儿女的怎么就记不住母亲的生日呢？想到这里，泪水忍不住滑落下来。

征稿启事

《晚晴》是针对老年人开设的一个版，其宗旨是对老年朋友的工作、生活、学习、健康等各个方面，进行广泛和深入地交流，并介绍一些健康知识、学习心得、生活感悟等，希望它能成为老年人的忠实朋友。

本版欢迎老年朋友以及关注老年人的写作爱好者积极赐稿。稿件以800字左右为宜，欢迎网络传稿。

投稿邮箱：zktr@sina.com